

# 觀 穌 耶 新 的 我

著 誨 爾 范

版 出 局 書 會 協 年 青

范百誨先生著

我的新耶穌觀

應元道署



清夜聞鐘  
發人猛省

余日章題



橫刀立馬鬚眉古是翁矍  
鑠逞英武聖教將壇中我  
甘拜下風 箸書闡至道  
立論舒清抱 寄語眾青年  
人當手一編 菩薩蠻

趙紫宸題

山色有无中

張亦鏡題贈

伯誨先生之我的新耶蘇觀

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四



至理名言是青  
年信仰之膏  
光

胡作夫題



此書僅以  
貢獻於

吾所熱愛  
的中國青年

年

弱海

# 我的新耶穌觀目錄

余日章題字

張亦鏡題字

趙紫宸題詞

胡任夫題字

著者自識

## 代序

記與友人一夕話

## 篇一

中國的耶穌

## 篇二

現代的耶穌

我的新耶穌觀

一

一三

一五

一

我的新耶穌觀

二

更篇(二) 續

青年的耶穌

..... 三七

中 續篇(一) 續

子弟的耶穌

..... 五二

續篇(一) 續

學生的耶穌

..... 六六

附錄

東方的基督教

..... 八〇

非因海軍種目殺

# 我的新耶穌觀

## 代序

### 記與友人一夕話

記得吾在二十多歲的時候，住居蘇州。有一個最相好的朋友何君安孫，他是一個劬學的青年，吾比他長三四歲。二人同居一館中，朝夕以學問相砥礪，詩文之外，經史百家之書，無所不讀，無所不講。何君很推重余，幾於「唯余言是聽」。後來兩人分別了，我往上海，他赴北京，音問不通，差不多二十餘年。民國初元，忽然相遇於路，因邀入市肆，淪茗道故，大有一舊雨重逢，歡若平

生」之概。

談話未幾，何君忽奮然瞠目張髯說：吾聽得你已入基督教，有這句話沒有？吾回答說，不錯。吾入基督教已近十年了。何君說：「吾平生最佩服你，前在陸相幕府中，傳聞此事，吾深不信。後來知道是的確的，吾疑基督教裏面，一定有特別長處，所以連你都信了。吾就去買一部你們所謂新約聖書來讀，方知是一派神怪的言語，就如所載耶穌事迹，這樣那樣，都於科學上說不去，實屬荒唐已極，吾不覺將這書怒擲於地，於是不得不希奇你進教，是什麼緣故。爲吃飯問題嗎？堂堂一個孝廉，豈患沒有噉飯處！真真的迷惑呀！你讀書破萬卷，總比區區高明些

！  
吾接着問道，照這樣說來，君必定疑吾發狂了。何君微笑說，「或者神經病。」

吾乃懽然正色告訴他，這話很長，請君略略忍耐，吾們可作一夕談。當日吾們同學時，曾讀多少佛教書。這佛教書中間有沒有神怪的言語，非科學的記載？爲什麼並不斥爲荒唐，擲之於地呢？何君說：「這些並非佛教的本真，研究佛教的，可以置諸不理。」吾說：不錯。後來吾們又研究道教書。這道教書中間，也有無數神怪的言語，非科學的記載，爲什麼不斥爲荒唐，擲之於地呢？何君說：「這也非道教的本真，研究道教的，可以置諸不理

。一 吾說：不錯。復次，吾們儒教裏面，應該沒有神怪了。然而六經之中，不見得淨盡。至於緯書，更是連篇累牘的有神怪的言語，非科學的記載，爲什麼不斥爲荒唐，擲之於地呢？何君說：「這是秦漢人的僞撰，不是儒家的本真。」吾說：不錯。

請問基督教書，一樣有神怪的言語，非科學的記載，何以待佛道教儒教是寬恕的，待基督教，偏要獨嚴呢？佛道教儒教，都有他的本真，何以基督教的本真，一概抹煞呢？須知人之待我，也復相同。一般基督徒，亦以爲儒，道，佛，書中所有，都屬妄言；惟自己教經爲實錄。

莊子有云：「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……孰定之耶。」

吾們聽兩面之言的人，真覺得左右爲難；一經說破，都是不值一笑呢。何君說：「果然，那是吾所未見到的，不必論了。願你發表基督教的本真吧」。吾說：要論本真嗎？與其談儒教的本真，不如赤裸裸的認識孔子。與其談佛教的本真，不如赤裸裸的認識釋迦牟尼。與其談道教的本真，不如赤裸裸的認識老子和莊子。因爲儒教佛教道教，都經過長時間歷史的環境，漸漸的帶了不少的附屬品，容易把他的本真漫滅了。基督教演化於西方，也是這樣，所以與其談基督教的本真，不如赤裸裸的認識耶穌。

吾雖然進教多年，於基督教的「無上甚深微妙義」研究得

很爲膚淺。但是吾所認識耶穌的，却有二端。這二端是據吾個人的見解，並不是普通都這樣說法。或有人聽了我的言語，拿來比較牧師壇上的演講，有些不同地方，便起了疑心，那是不應當的。爲什麼呢？因爲人的思想，跟着他本身的資性，平素的閱歷，及所處的環境，所蓄的學問，不能同一的。無論何種宗教，其教徒的信仰點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總有千差萬別。古書上說得好，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」，請改一句，「人信之不同亦如其面」。將來君若發起信心，所自得的，也決不與吾一樣。不過吾現在所說的二端，吾自以爲於認識耶穌，獨見其大。而且以爲這二端於吾國革新的前途，有極大關

係。何君欣然說：「好！願聞其詳」。吾說，第一：吾所認識耶穌，爲他提倡「父天主義」。孔子贊易曾說過「乾天稱父，坤地稱母」。諸子書裏面，又說什麼「王者父天母地，兄日姊月」，這祇是一種比擬，偶然的道着。看到他們以坤配乾，兼及日月，又專屬王者，便可想而知了。惟宋朝張橫渠的西銘從「乾父坤母」，悟出「民胞物與」來，識解已是超人一等了。但西銘之外，却沒有別的發明。惟有耶穌是真切的承認天是人類的父，處處揭出『父天主義』，做他全部教義的基礎。所以耶穌的父天主義，是單純的，不複雜的，不攙統的；與中國舊有的乾父坤母，完全兩樣。譬如，「

致良知主義」，吾們必定說是屬於王陽明。其實「致知」二字，見於大學，「良知」二字，始於孟子，直至王陽明把「致良知」三字爲唯一的宗旨，唯一的口號，這三個字便特別的大放光明，不再是以前的意義了，耶穌的「父天主義」，將人類想不清楚，認不分明的天父，確實指示，親切提醒。那末，人類所以尊貴，有解說了。四海皆爲兄弟，有解說了。吾們所以要博愛，有解說了。世界所以要大同，有解說了。一切道德的根本，倫理的淵源，仁愛啊，忠實啊，公義啊，和平啊，以至於平等啊，自由啊，服務啊，犧牲啊，從古聖賢僅言其所當然的，由「父天主義」，吾們都可以推闡明白他的所以然了。